●文史漫笔

周瑜:文史偏差的受害者

孙贵颂

有这样一个人,面如美玉,唇若点朱,姿质风流,仪容秀丽,胸藏纬地经天之术,腹隐安邦定国之谋。看到这里,你定会惊叹,这世间竟有如此完美之人!可是,如果笔者告诉你,这个人不是别人,而是三国时代的周瑜,你即使不惊掉下巴,也会大感意外吧?因为,在多数人的印象中,周瑜是一个心胸狭隘、屡遭诸葛亮戏耍,最终长叹"既生瑜,何生亮"吐血而亡的悲情角色。

然而,在真实的历史中,周瑜是一个玉树临风、文武双全的正面人物形象。

周瑜是东吴政权当之无愧的擎天之柱。他少年时便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与远见,早早认准江东发展的潜力,与孙策结为莫逆之交,不仅以财力资助孙策创业,更亲身参与南征北战,在东吴基业的奠定中厥功至伟,成为东吴政权的开国元勋。

在军事才能上,周瑜更是堪称三国时代的顶级将帅。建安十三年(208)的赤壁之战,成为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。面对兵力远超己方的曹军,周瑜运筹帷幄,指挥若定,命黄盖以火攻奇计破敌。当十余艘满载柴草、灌以膏油的战船趁风势冲向曹营,冲天大火不仅烧毁了曹军的舟船营寨,更是一举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。这场战役中,刘备与诸葛亮仅处于辅助地位,真正的主导者正是周瑜。

在个人修养方面,周瑜更是堪称魏晋风度的典范。孙策去世后,面对年幼的孙权,身为元老重臣的周瑜始终恭敬辅佐,毫无骄纵之色。老将程普曾感慨"与周公瑾交,若饮醇醪,不觉自醉",足见其人格魅力。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艺术造诣,"曲有误,周郎顾"的典故流传千古,说的是他听人演奏乐曲时,哪怕细微的差错都能立刻察觉,这种对音律的精通,更增加了他的儒雅气质。加之"江左风流美丈夫"的俊朗外表,周瑜无疑是那个时代集才华、胆识与风度于一身的卓绝人物。他还很有艳福,娶了"眉目如画、肌肤胜雪"的俏佳人小乔为妻,连诸葛亮都有点羡慕嫉妒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诸葛亮谎称曹操南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大乔、小乔而来,想以此激怒周瑜,同意联刘抗曹。

就是这样一个雄才大略、如瑾似瑜的人物,却在后世评价中跌落尘埃。这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历史文化逻辑:虽然"鼎足三分已成梦,一统乾坤归晋朝",但蜀汉政权却被某些史学与文学作者视为皇权正统,偏安江东的东吴更被边缘化。周瑜作为东吴核心人物,自然难逃被贬低的命运。唐代一些诗歌作者如杜甫、杜牧等,偏爱蜀汉,贬低东吴。杜甫称赞诸葛亮"三顾频烦天下计,两朝开济老臣心",通过推崇诸葛亮间接传递出对周瑜的隐性轻视;杜牧则有"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",不加掩饰地调侃周瑜。南宋理学兴盛之际,文坛领袖朱熹以尊刘贬曹的正统观主导舆论,间接导致东吴在历史评价中成为批判对象。

在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中,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慧,作者刻意将周瑜塑造为对立面,编造出草船借箭、三气周瑜等虚构情节,把一位雄才大略的名将刻画成心胸狭隘的小人。随着《三国演义》的广泛传播,诸葛亮渐渐成了神,周瑜慢慢成了"渣"。这位历史上的大英雄、真英雄,蒙受千古不白之冤,成了文学偏差的牺牲品。

笔者最佩服苏轼,他在众人一片贬低污蔑声中,以一首横空出世、振聋发聩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为周瑜作翻案文章:"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……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间,樯橹灰飞烟灭。"这首大气磅礴之作,为人们勾勒出一位器宇轩昂、气定神闲的儒将周瑜,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几丛花,几片云

杨福成

我喜欢养花,也喜欢观察花。有很多人好奇,我为什么能把那么多花在室内养活,还养得那么好。其实,这里面没有秘诀,只是需要"观察"。

观察什么?观察花的习性。通过观察,我发现有的花喜阴,有的花喜阳。把喜欢阴的放在阴处,把喜欢阳的放在阳处,花就会活下来,并且能活得很好。反之,花则不得安宁,不会成活。

人,是不是也分阴阳?人世间,是不是也分阴阳?

是的。这阴阳不是男人和女人,不是天堂和地狱,而是一个人的习性和一个人所处的环境。性柔者属阴,性刚者属阳;权利场属阴,烟火地属阳。

有人说男人女相更容易成功成器,其实不是,而是这些人更了解自己的习性,更明白把自己放到哪儿。遗憾的是,这世上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自己的习性,也正因为此,所以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,大多数人生活在步履维艰、苟苟且且之中。

花和云,总是相宜的。低头看花,抬头望云,那无疑是人生之大惬意。云的形态变化多端,一会儿像龙,一会儿像蛇,一会儿像狗……这也像极了人,人的变化也是多端的。这是巧合,又不是巧合,而是万物相殊无几。

云,总还是让人舒心的,因为它在高处,在远处;人,多是让人闹心的,因为人在近处,在冲突和矛盾里。如果乌云压顶,那任谁也高兴不起来;如果人能容人,那这个世界就会是大同、大和、大美。

看几丛花,赏几片云,便会悟得,人与人相处,得与花与花、云与云相处一样,少言语,多相拥。

晒 秋

赵柒斤

霜降后,天渐凉,"晒秋"开始了:"晒秋要赶好日头,大箩小箩上晒楼……红椒大豆老南瓜,晒干糯米好做酒……"

都市人说,"晒秋"闯进诗人的眼、挠乱画家的心、撞击摄影爱好者的手,是最诗意的秋景。然而,我印象中山村人的"晒秋",算不上什么美学、生态学,也无人愿花精力和时间去"摆拍""设计","晒"的是自然而然、随意搭配、毫无章法。

江南丘陵山区的老家,地势复杂,住房依山而建,几缕不浓不淡的阳光透过屋顶,洒在院墙根斜靠的芝麻秆上,随着芝麻包不时发出轻微"啪"声,"晒秋"便不声不响地展开:场基上金黄的稻谷当仁不让地占据中心地带;院子边角的长凳或临时支架上铺着各种农具——簸箕中摊晒着沾着细土的花生,团箕里是"混"进沙子的大豆,扁箕上摆的是绿豆,楚汉河界、泾渭分明;院墙上晒的是用钵装的辣酱或平摊于竹篮、畚基底的红辣椒,屋檐下随风摇摆的是玉米棒和长豆角,墙根则蹲坐着一排悠闲的老南瓜;院墙的另一侧,几根枯藤上,垂挂着几根长短不一的丝瓜,无形给"晒秋"增添了一份动感。

系着围裙的大妈或大婶,一边捡扫着,一边将没了阳光照拂的稻谷向后扒拉,将扛着簸箕的长凳、支架顺着阳光方向移动。"吱溜"一声,院门的响动惊起女主人,"今年花生产量高,这不又挖回一竹篮。"女主人喜笑颜开地推开一片场基、围上栏板、晒起刚摘下花生。老家的"晒秋"不是在争奇斗艳,只是为了追逐阳光的脚步。

太阳落山,畚箕、铁锹、扫帚、稻箩便派上用场,将晒干的果实去尘扬灰后精心贮藏,没晒透的继续摊放、等待明日的阳光。村里老辈人说,所谓秋收冬藏,"晒秋"就像"清明前后种瓜点豆"一样自然,是农人为冬藏做足准备。

当然,对"分不清麦苗与韭菜"的都市人而言,山区"晒秋"既充分彰显山里人与崎岖复杂的地形、变幻莫测的天气"交流"的智慧,又在铺摆中展现了各类果实五色斑斓的美。在"烘干""热加工"无处不在的今天,山里人依旧选择用"日晒"这种古老方式处理收获的瓜果粮蔬,不仅是对农耕文化的传承,更是对"阳光"的充分信任和依赖: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!

新市景·大众写

熟梨糕儿嗡嗡叫

张秋铧

中山美食街,是一处极具标志性的所在。走进街口,向前走三五步,便能听见一阵"嗡儿嗡儿"的声响,好似温柔绵长的召唤,不由得吸引人循声而去。那天上午,我走在洒满晨光的街道上,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,正是被这富有磁性的声响吸引,来到了一家熟梨糕小店前。

店门口已经排了十多位顾客,我在排队时静静打量着。店主正手脚麻利地操作模具,把米面铺进甑里,抹平,静待糕体出炉;再依照顾客喜好,挤上各色风味果酱。

熟梨糕是天津百年传统小吃。以往,卖熟梨糕的小推车穿梭于大街小巷,"嗡嗡"的汽笛一响,孩子们便拽着母亲的衣角,争先恐后奔向小摊。我也曾多次给女儿买过这种小吃。

店主名叫张浩,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。他告诉我,熟梨糕是张家三代人的传承:祖父潜心钻研,父亲接续经营,传到他手上,已有近百年了。2016年,张家在中山美食街的"秀泽熟梨糕"总店正式开张。名字里的"秀泽"二字,各取了父母名字中的一个字,是专属于这家人的浪漫印记。

张浩接过这门老手艺后,决心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。有着美术功底的他,首先为售卖熟梨糕的小车装点上手绘招贴画,并挂上灯笼与竹牌。小车走到哪里,那熟悉的嗡嗡声响伴着绚烂的彩绘,总能引得路人驻足,勾出孩子们的馋虫。

谈及过往,张浩满是自豪:2018年,他和母亲曾跟随天津代表团赴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活动,向中外嘉宾展示熟梨糕的传统制作技艺。出发前按照规定,他们只带了模具与炊具,全部食材原料都要在当地采购。虽然身在异国他乡,人生地不熟,但母子二人依旧有条不紊,四处寻觅所需物料。随着甑具发出嗡嗡的鸣响,熟梨糕新鲜出炉了,其独特的形态、口感与风味,赢得了各国来宾的赞许。

张浩指着店里的食材向我介绍,制作熟梨糕多用南方大米,米粒质感佳。大米经浸泡后用机器磨成米粉,过筛去除杂质与粗颗粒,再上甑蒸熟备用。米粉的颗粒粗细把控十分关键,过粗过细都会影响品质与口感。米粉醒发更要把控好最佳时长,随着季节天气变化灵活调整。醒发时间不够,米面硬,不好吃;发过了,面软黏牙,也不好吃。

听完他的话,我微微颔首。的确,每一个老字号的独门技艺,都是几代人用心摸索积淀而来的。临别时,我打包了一份熟梨糕,准备带回家与老伴分享。一路走着,米香气阵阵飘来,馋得人直咽口水。这哪是一份小吃,这是揣在手里、甜到心里的津门烟火气!

星期文库

中山美食街的烟火七味之一